

陸宣公奏議

六

113

741

6



門 4 13
號 741
卷 6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一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氏寄贈

中書奏議六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德宗用竇參輔政參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
宏卒遂領度支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用帝
以為排媚益厚延齡贄上疏具列其狀
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乃罷贄宰相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

君子小人之用舍是國家否泰之關而引易理為

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

據是有本之學

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

陸宣公奏議

卷第十一

奏議

一

所以為否也夫已下單言小人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喻小人為昧離婁之目則天

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害便有君子不能勝小人之勢充子野之耳子野師則雷霆蠅

罷之聲莫辨矣曠字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

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

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

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

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

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

小人為害非一日之論

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

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曾是掎克歛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飭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

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

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

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

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

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

克歛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

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

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

方鳩僇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

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

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

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

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

意其負謗則誠宜急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

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

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

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

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

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

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

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

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

陸宣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陸宣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陸宣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鄜。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

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先明錢糧出納有數稽查有官斷無遺忘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屬朝。延錢糧。而以為平。空拍得欺。問甚矣。是將誰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欺而德。宗竟受其欺。一何愚也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

聖皇長義

卷十一

奏議

皆下脫是字

府下脫少字

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
 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
 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
 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
 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
 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
 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
 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
 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

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其罪一此又罪之大者也
 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
 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
 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
 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
 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
 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破盡羨餘之說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
 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
 刻歛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加

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
 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
 考其事則虛誕自彰。延齡素不善財計乃鈎取宿姦
 老吏與謀因建言左藏天下歲
入不資耗數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
 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勝庫
 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
 庫但多其簿贅吏員以詭帝于財用無所加也 或
 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
 賊奪攘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
千○項 追尋或綱典拘囚不辦填納或没入店宅歲久摧殘
 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

一本不辨作不克

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
 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耻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
 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
 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
 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
○又是責備德宗 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
 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
 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
 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延齡剥下附上肆騁譎詭其
 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

言之信用不疑延齡時得君謂必輔諸州輸送布帛
 政少所降下至嫚罵近臣時人側目諸州輸送布帛
 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
 價。值。下徵重困疲眈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
 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
 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剥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
 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嗇夫
 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
 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賸利所謂失人心而
 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

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
 平涼遠鎮扼制番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
 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
 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
 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
 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
 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
 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
 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

披口。民。賦。也。宜。一。教。言。醒。其。罪。三。

是。面。讓。也。

是。估。數。也。

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責備德宗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

以為詞

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因就第唱補縱女弟觀之笑聲徹諸外士大夫皆恥之安祿山上書

條上國忠大罪及反以討國忠為名騰榜郡縣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

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

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

盡室飫宮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

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

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

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

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

牽其義

卷十一

奏議

九

一本非作必
為是

闔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其罪五虐人戮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泄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以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

此。竟。為。通。例。矣。

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奸賊。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其罪六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陵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

朝廷舉動關係天下風俗

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又。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朝臣廢禮自恣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毀眩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

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此奸人攬權故能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違禮豈可辱之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覩於麾下。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侵辱內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

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鱗汗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其罪七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

公私雜畜。披倡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旣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

以為一本作以謂

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
就其職掌之內僅乖事體者則細而不
 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
論以見前者所論關係安危不僅有乖事體也
 臣愚以為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
跡其心術之中隱
 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
而未彰者則賤昧而不論以見前者所論皆其彰
 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
明較著者也
 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
七段以起德宗信任不疑意
 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
畧回護一筆
 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
 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

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
所以信任之故
 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
 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
 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
 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
 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
 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
 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
 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

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破。可。寄。耳。目。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貞觀二年，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其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

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

延齡職在典，其欺君悞國亦在典。

利故將利字源頭剖晰一番。

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

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濶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眈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此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尚

為急一本作

今是一本作

有餘蓄見者皆追。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怨有司之暴焉。為。聚。登。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按德宗狩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與此所言不同。當以奏議為正。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饑

奏議
卷十一
左

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颯。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貲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青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不衰。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

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其詳已見奉天請罷二庫狀。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興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復犯奉天。興元元年。是知天子者。二月。李懷光如梁州。五月。李晟復京師。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

圓一本作置

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
末到本意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
又曉白一番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
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
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狗
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
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
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廟之志。有
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

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

慮。化危為安。贊常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

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陛下亦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陛下亦

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

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狗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

言。豈更縱愞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

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

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

主昏明繫于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

奏議

之名皇甫聚耦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皇甫聚耦皆氏

也厲王淫于色妾党盛小人為害由于用小人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

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

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

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

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獨順宸旨

今若以罪寅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

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

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湯古

本無又字

獨一本作多為是

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

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

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

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

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劾之能以表

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

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

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

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

本無若字

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
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
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則小人道長之象
家語薰蕕不可以同器而藏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
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
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
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過作非不足
戒舍已從人不足稱唯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
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子

證譯一本作
證々

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
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
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
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譁談議億萬為
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
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關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
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
為其易我為其難也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鄙姦苟容無
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口

作黨是也

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綱繆
帳展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
從陛下真社稷也說得可痛可慙播遷之艱游難至今
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
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
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
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
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
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

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再拜。

蔡九霞曰初用延齡時公論其不可而帝不從任
延齡時公又論阻其行事者屢矣而帝不從他
人處此唯有奉身而退耳然非公志也公身爲
宰相荷恩非不厚見信非不專且相從患難共
事危疑非不勞且瘁今時事稍定復縱此亂邦
之人忍坐視不言乎公生平奏疏皆意切直而
詞委婉茲則一味切直矣想料德宗決不能從

而爲此背城之舉乎公果因此而罷事業不克
竟才畧不盡展惜哉惜哉帝實負公公未嘗負
帝公固浩然有歸志矣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事無大小必自邀而
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羣臣一有譴責
往往終身不復收用羣
材淹滯故贄上此奏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

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

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

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

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于朝則王室尊

陸真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七

側席一本仄
席

珠作璞是

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
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艘禮著造士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珉抵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汙泥疏
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
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
其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
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
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于養育獎

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
才。有。流。品。之。殊。因。乎。人。君。好。尚。此。正。誘。致。而。不。覺。
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
者。也。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
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
之。理。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
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
提。綱。下。文。逐。段。發。揮。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
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

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字喻一本作罕命

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喻是使羣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各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未流之患

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

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

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

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

其下本有此處有脫誤之註

先一本作縣

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博訪之所以難信也
 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先信。是務博訪
 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應一句
 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言求精太過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
 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
 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
 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
 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
人而廢法

獨一本作廢

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
 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
 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官。須補
 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
 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
求精太過
 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
 狗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
 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
一段

耀乘之珠齊威王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也尚有徑寸之珠可照車不能無類連城之璧趙惠

前後各十二棄者十枚不能無瑕矧伊

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遣趙不能無瑕矧伊

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故謂之連城不能無瑕矧伊

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

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

先言人之不能無過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

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

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

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桓

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

及桓公踐位聽鮑叔之言相夷吾遂九合諸侯以正

天下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晉敗秦

秦伯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

德復使孟明為政文公二年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秦伯猶用孟明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前史序項籍之所以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酈食

齊王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實管仲論鮑叔

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管仲論鮑叔

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人惡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所以不宜太甚也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閒

下聽作察

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呐寡言者未必愚檀公趙文子其言呐喋喋利口者未必智張釋之傳嗇夫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利口喋喋

陸宣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三

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謂重方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式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

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李陵答蘇武書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李善注云。孟子云。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

符作職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敘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鱉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引此為取舍合理之証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

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舍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疏。一段。中。又。自。為。段。落。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

聖賢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天

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進則立。躡大位則久任未嘗不可行。

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

二千石。顏師古云：漢制號稱六百石者，其俸月七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刺史高第者，

即遷為郡守。如朱博為冀州刺史，決事如神，徙郡守為并州刺史，即遷琅琊太守之類。郡守

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司農、少府、宗正、衛尉，謂之九卿。如朱博以

高第入守左馮翊，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如魏相遷為大司農之類。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如魏相

太守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夫遂代韋賢為丞相之類。久任庶幾可。行

台輔，其閒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

九等之差，同為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

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資格。品級既多，若循資遷轉，何日得至大僚哉。

洎諸臺寺率類于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久任難行。

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于乏人，下寮每

嗟于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

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

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

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

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

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代宗睿

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后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

於大歷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晉字混

人由主客員外郎為祠部郎陛下之意。頗謂宜然。以

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微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

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

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

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

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

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永泰

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皆如所

欲而求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

一切不與而無所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

甄別賢愚同滯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

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

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

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

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于通理。

陸官身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一概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應上有法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
 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以養才
 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闕者蓋
 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
 見射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
 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見文王世子議者昧於
 明徵一義一概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
 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
 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
 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
 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
 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
 能不興嘆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
 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
 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
 始也砥礪之心必切久任則銳志易衰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
 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

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

謬。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蒞職既久。寧無咎愆。

或為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

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

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

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

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

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

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

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

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

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

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

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

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

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

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

指出當日種種避嫌務刻諸心事

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
 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
 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
 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
 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
 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
 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
 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
 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

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
 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
 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
 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蔡九霞曰為國家惜才一念是宰相報主稱職之
 第一務若坐視人才淹滯任使乏員宰臣將何
 所報稱乎處揆席者有是念未必能為是言為
 是言未必能明晰利弊通達古今若此故推公
 為經濟名臣之冠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一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二

中書奏議 六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一條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德宗建中初平章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戶無至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二月視代宗大厯墾田數為定其租庸調舊法盡廢行之滋弊民不能堪費乃奏上此六條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其制

詳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

粟一本作稅

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見公羊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觔。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

觔一作斤是

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具見○三○法○酌○古○宜○今○可○垂○久○志○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

陸氏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二

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元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犯長安，乘輿播遷，板籍浸壞。肅宗至德間，兵起，所建在賦，斂迫促取辦，無常準，下戶不勝困敝，多逃徙。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疹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草○法○不○可○輕○議○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草而不知原始

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毗，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

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
此并異于故數歲之中以為常矣
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
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
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
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
以丁夫為本無求于力分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內故
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
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

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
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
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
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
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
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
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
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
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

陸惠奏議
卷十二
奏議
四

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歐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疎失字字聲切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

不一作非

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不類會裁處其于躋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琴絲重傷宿痛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

卷十二 奏議 五

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司懼有關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

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輕出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宜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

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代宗大歷初年生日諸道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值緡錢數十萬常袞嘗言諸道非能男耕女織於是有巧避微文必取之於民歛怨不已此正同意於是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龕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

通作盡

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苗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進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于大歷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肅宗至德初安史之亂郭李討平而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亂未已代宗大歷間又有僕固懷恩之亂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

陸真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七

言一作名

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
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
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
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
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
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嘗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歷
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
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言一作窮

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
無傾漢文恤患救菑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
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漢文帝身親恭
儉加意愛民初
立即振窮恤老勸農賜租又以年比不登水旱疾疫
災青為害弛利省費賑貸備至遠近貢獻悉皆不受
海內富庶禮樂今百姓艱苦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
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
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愼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

陸贄奏議

卷十二

奏議

八

色目下脫中

循不敢盡求釐草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
計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有不急者無益者罷
 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
 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并為一切指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
 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應前不令而行
 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
 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
 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

一本無頃字

出

獻別狗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
 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
 求帝初年減常貢却進獻罷權稅近歲已來稍渝前
 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
 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
 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
 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奸冒過則不在
 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

爭作

作徵

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禁折估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

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救民疾苦當如是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

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

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

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

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

一本無而字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七

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
 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
 為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
 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
 雜出繒纒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
 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
 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漢武末年
 諸賈人未作貫貸賣買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錢四千而算一不稽事理不

同常作恒下

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
 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
 易所徵非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時尤可建之議
 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
 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力明定
 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
 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
 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

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

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

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

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

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

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

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

所司勘會諸州府初行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

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工所宜某州某年定出

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

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

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

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

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

無易常改求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

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以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

以錢一作計

支本。色獨。明月俸。資課。支計之法。

軍食軍衣原

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差即庶人其祿以農夫為差也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八十斛比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比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比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比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比一百石者十六斛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狗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

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

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之法。則在其。中。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資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

陸氏書言卷十二 奏議 左

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贖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肅宗時羅錦萬疋以賂回紇發京師粟帛錢幣數萬以給絳軍之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

代宗時諸鎮擅地結為表裏。天子不復繩以法。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于是諸道爭尚侈麗為

自媿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肅宗時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蓄十收一二謂之率貸擇豪吏為縣令督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而中積累以至於大厯之

閒。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閒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

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裕財之道存乎節生費從事廣物用不尚乎厚歛說得痛快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唐太宗作案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始漢武隋煬作案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

諸本作敗

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引據 處深明節用築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之理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以下引古以見節用之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草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

諸本作躬

奏議

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
 罷露臺而不修孝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蓋之何以臺為
 賜田租以厚烝庶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遂使
 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
 赴會食貨志云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史律書云
 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國富於上東漢文一。段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于今
 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

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高祖方經營天下故連年出師繼以災歉人
 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
 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籍太宗敦行
 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來不倦百姓有鬻男女
 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貞觀二年關中旱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
 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困
 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憫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
 視出御府金帛為贖之還其父母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
 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貞觀初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
 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無用者尚
 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

奏議

幽閉深宮誠為可憫灑掃之餘亦何作用宜皆出之
任求伉儷于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
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
後所出三千餘人

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貞觀二年公卿表曰依禮

季夏之月宜處臺榭今盛暑未退宮中卑濕請營一
閣以居之上曰朕有氣疾豈宜卑濕若遂來請糜費

良多竟不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太和百穀連

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遜

行旅萬里或不齎糧太宗即位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

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

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不

纒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故人到於今

一本作采升至四五錢

設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

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

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

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

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

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

戍徵大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

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

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猶未足以漢武帝遇時運理

贍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陸賈論 卷十一 奏議

廉平一作清

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後汰
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武帝時商賈人
輜車二算船五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告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
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
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食貨
志云
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
資周乃後周即宇文泰之後齊乃北齊
即高歡之後齊至後主為周師所擒府庫充實開
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
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

叛以至於亡隋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約開皇十七
年中外倉庫無不盈積至積千廊廡之

下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帝嗣位肆情騁志窮
極靡麗變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千萬人皆仰給縣官

租賦之外一切促斂不顧元此三君者其所憑籍豈
元于是盜賊充斥天下大亂

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

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

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

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

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
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

卷十二 奏議

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
將。期。致。理。急。聚。歛。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
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

寬泛說來

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

大傳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

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

識得民為邦本之意

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

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

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

歸責司牧極是然亦須使司牧得行

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

撫字為妙

時州縣

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狗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

毗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華逋逃為理化舍彼適

往在招誘鄰境逋逃者而優假之民以浮游為利

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

而安居不遷者凡缺稅成取給焉故賦役日重

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

友一作弘

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

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

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先提綱下分解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

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

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

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

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

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三

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文寫出因法滋弊之定以應久無不弊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為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法中

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生解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漑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樂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有不以長稅為有功乎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恕物而務先蓋職者乎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

陸大義 卷十二 奏議 三

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已上言當時課吏之法畧不從恤民起見，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

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條例非并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

本無額賦
一字或作常

一本無額納
二字

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畊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畊。不防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

之君誰能體恤到此

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

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

歛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

此歛。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

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

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

預徵病民說得透暢

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閒。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不。以。蠲。貨。為。恩。而。以。寬。緩。為。思。在。國。家。本。無。所。損。民。之。被。澤。多。矣。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諒。其。風。俗。時。候。以。定。徵。稅。法。妙。論。妙。論。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

之外。設備于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恇懼。夫

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堯九年水。湯七年旱。陰陽相寇。聖何禦

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

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

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

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

用平糴之法李悝為魏文侯立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大司農耿壽昌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各常平倉

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隋文

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建倉窖貯之積委社司執

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備貯委積貞觀

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

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

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唐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

熟所在為義倉歲凶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

漸復修崇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元宗即位復置之是知儲

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

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

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

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

積大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

積本作庚

卷十二 奏議

恤亂興于下禍延于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發揮得也
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
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
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
恤民原是保邦人主宜識此意
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
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
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
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
持國計者大都如此
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

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
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
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鄆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
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
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
指下以茶稅蓄根說
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
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
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本得上有約字

四二作已

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正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

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急。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

本作

奏議
卷十一
無滲漏
將上。文一
總收拾絕
法雖美而未必肯行

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陸真公奏議 卷十二

三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諸本作商農此作士農是也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狗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

聖人一本作聖王遜作讓

承其制委說一段以原其弊

陸真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三

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食本作養

一作氓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室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語轉下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揜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占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井。田不行之後。繼以限田。正是此意。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畊。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已下實言。今茲之弊。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隳。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時官稅甚輕。故覺私租之重。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

壞陸諸本作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敘事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周官大司徒不可舍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廷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是言德宗尚足稱今主
奏議

一本福作富

才一本作纒

鞠一本作照

難一本作艱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福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說判勸勉力行。自極得責。難于君意。知之非艱。尚末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難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蔡九霞曰。東萊呂氏謂三代田制雖商鞅亂之而

租稅猶存其意。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夫兩稅之法。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高下。最為病民。乃後世因之。而不能變。總由儒生惜民之說。無裨于國用。一經心計之臣。雖刻剝病民。而國用攸賴。人主未有不聽其言者。况當亂離之世。所入不足。其所出方加。派苛徵之。不暇而進。以恤民之說。宜其柄鑿不相入也。殊不知稅愈煩。民愈敝。而國亦隨至於亡。非一代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宣公此奏。其一論租庸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二
調之利兩稅之害極詳但于兩稅之中去其太甚其二請以民之所產爲額而不計其值至歸重節用尤得理財要領其三論課吏之法但知國計不顧民生愷切詳明可令讀者心惻其四請禁先期徵收於不損國計中可寬民力其五請蓄糧以備荒皆精謀碩畫上不虧公帑下可利黎民惟其六禁兼并之家稅歛重於公稅在唐時則宣公言之在宋時蘇氏父子亦主此議然行之反覺紛擾無如德宗皆不能用也豈惟

德宗不能用卽後世人主亦不能用也可慨也夫然其說不可不聞于當宁有仁君在上必能斷然而力行之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二終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三

命巡漕未竣事而鄴仙謝世以莊身非諫垣不能勝
任每致書叔氏相與太息而已及叔氏任宜賓令宜
賓距忠州匪遠宣公祠墓在焉時學使聶銑敏蓉峰
按試忠州往返宜賓嘗爲叔氏曰余校士忠州座對
象鼻山夜半常見火光滿山試畢恭謁宣公神道知
前所見者乃公墓神燈也欲議奏而因循未果今上
元年歲辛巳忠州牧錢塘李紹祖述軒約協修祠宇
清理田畝壬午冬叔氏秣滿入都道出忠州乃展拜
謁之忱商畧修葺抵京師相與話數年積愫終以宣

公未邀從祀引爲子孫之恥癸未春叔氏旋任宜賓
乃分訂制誥奏草中書奏議二十二卷謹加校對重
付剞劂適會稽吳傑梅梁御史督學來川按臨敘郡
叔氏以首合時與盤桓備述素志梅梁欣然樂從而
未敢造次者實因雍正年間曾經具奏而未邀

恩準也迨同宗心蘭言總藩蜀國贊成其事定稿
入奏爾時尚聞部有駁意豈知公之靈爽早已仰契

宸衷面下

溫諭所以部議更爲切實維時

忠州牧吳趨吳友篋編山以剏修祠墓自任乃與叔

氏封土樹碑衛垣築室輪奐維新俎豆俱舉六年丙

戌三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從祀 文廟曠代鉅

典也敬將 上諭并原奏送忠州勒石祠中以昭

盛舉惜乎鄴仙不及見也叔氏嘗言宦蜀三十餘年

惟此一節庶幾無忝所生 以莊 亦竊償夙願云謹書

巔末附於集尾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八月三十八世

孫 以莊 敬跋

公未幾...

唐虞典謨諸篇皆古良史之文章也自夏以迄商周

凡訓誥誓命必伊傅周召之鉅手為之故其文卓絕

千古蓋上古治世以道德其後以經術又其後則權

謀術數而已文章之道與治相通治隆者文高治污

者文下三代而後若漢之司馬子長班孟堅其撰述

可謂彬郁矣然以語於經術未也以語於道德尤未

也唐德宗時名臣而工文章者史以韓文公陸宣公

為稱首文公因文明道起八代之衰恠恠奇奇牢籠

百代宣公因事建言期於有濟一誥命出雖驕將悍

陸宣公奏議 臣
卒皆爲感動蓋文公有意於文而文至宣公無意於
文而文亦至唐書稱其論諫皆本仁義蘇子瞻謂其
言不離乎道德宋之時且有號爲百篇唐孟子者可
見宣公之文非後世文士之文乃古良史及伊傅周
召賢聖之徒之文也 國朝雍正間有欲以公從祀
孔廟者格於部議而止道光六年御史會稽吳傑
具疏入奏奉 旨允行而宣公之名益著公謫四
川忠州以歿祠墓在焉裔孫成本仕於蜀刊其全集
行世屬文於余余謂宣公德業可與孔門弟子及漢

宋儒者並傳固不待文而顯卽以文論綜天德王道
之全無術數權謀之雜行之當世有實效傳之後世
無間言願與天下學者共讀之使知委贄爲人臣者
雖處危疑擾攘之時而必不避艱險從容諷諭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於以立萬世臣道之防而爲論
天下大事者之準則也於是乎書道光十三年六月
桐城後學李宗傳謹跋

右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其三十七世裔孫宜賓令
畫村明府重刻者也宣公爲唐代名相其經濟宏才
具於奏議中見之宋蘇文忠公表而上之以爲智於
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旨哉言乎而當
時遭際德宗未竟其用且至流離死於貶所惜哉公
之爲文反復流連風發泉湧晚年避謗不復著作僅
集醫葯方數十卷行世公之苦心亦公之仁心所推
也畫村作令有善政宜賓之人愛戴之政餘好文雅
收拾廢墜又喜刊經驗醫方卽此其愛人之心可見

而又恰有禪風矣茲復重刻此集則其志趣卓卓爲
何如哉刻成因爲誌其梗概如左若夫宣公之政事
文章前賢論之詳故不復贅

道光四年冬月四川分巡永寧道金山周藹聯謹跋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後

唐宣公

成本

三十七世祖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嗣中

博學宏詞召爲翰林學士官至宰相知無不言有不
可者力爭之或規其太過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遑他恤乎後裴延齡忌而譖之謫忠州別駕
有宋蘇文忠公校正奏議劄子於政事文章人品學
術特詳由唐迄今以治績配享 歷代帝王廟俎豆
不祧馨香奕禩 成本 自束髮受書敬誦是集服膺不
忘嗣宦蜀之宜賓每以不獲檢勘付梓爲憾辛巳歲

忠州刺史李紹祖西陽刺史家光宗暨

成本共指廉

重修祠墓清理田畝作祭掃費壬午冬

成本秩滿入

都道出忠州拜謁祠墓癸未旋任勸課餘閒覆讀所

集大有裨於國計民生爰分訂制誥奏草中書奏議

二十二卷敬謹校對重付剞劂閱數月而告成焉敬

跋數語於簡末時道光四年歲在甲申仲冬月中澣

裔孫成本謹書於宜賓官署一榻清風之軒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834